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

COMPARISON OF MANCHU TUNGUSIC BASIC VOCABULARY

朝 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

COMPARISON OF MANCHU TUNGUSIC BASIC VOCABULARY

朝 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 / 朝克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61 - 3833 - 5

I. ①满… II. ①朝… III. ①通古斯满语族—对比语言学—研究
②通古斯满语族—比较词汇学—研究 IV. ①H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20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 涟
责任校对 刘 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50.75
插 页 2
字 数 913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前 言

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汇集。众所周知，在中国所说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女真语，以及现在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及其相关方言土语。满通古斯诸民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北京、内蒙古、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山东、河南、天津等省、市。其中，满族主要生活在河北、北京、东北三省等华北地区，锡伯族生活在辽宁、黑龙江、新疆等省区，鄂温克族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林区、农区及黑龙江省的农区，鄂伦春族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及黑龙江省相互交界的兴安岭林区，赫哲族生活在黑龙江三江流域及同江市。也就是说，他们的居住十分分散。不用说，同一语族语言的不同语言间在居住方面造成大间隔、大距离、大分散、小聚居的生活居住格局。就是属于同一个语言里使用不同方言土语的人们，所居住的情况也是如此，相互间经常用母语交流的语言空间、语言社会、语言条件和环境不是十分理想。其实，在他们的语言中，尤其是在该语族语言的基本词汇里，属于同源或有历史渊源关系的成分达到 80% 左右。所以，他们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就可以达到用母语交流的程度。

据 2000 年的人口统计，除女真人之外的其他五个民族的人口统计情况是，满族 10682262 人口，锡伯族 188824 人口，鄂温克族 30505 人口，鄂伦春族 8196 人口，赫哲族 4640 人口。可以看出，这其中满族人口最多，同时满语也是最为濒危的语言。我们掌握的资料表明：

(1) 满语 1000 多万人口里，只有不到十名高龄老人会说些母语。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生活在满族村落的中老年人，会说简单不过的母语。我们的调研资料表明，汉语和汉文已经成为满族在日常生活、劳动、工作中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事实上，满族接触汉语汉文的历史很

长,所以在他们的词汇里借入了数量可观的汉语名词术语。

(2) 锡伯语作为人口排行第二位的语言,也已全范围地进入濒危状态。特别是人口约占 83% 的,生活在我国东北辽宁省及黑龙江省,包括内蒙古和吉林省的锡伯族已经完全失去使用母语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汉语和汉文。只有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里约有 2.4 万人使用母语,占本民族总人口的 17% 左右。就是这个锡伯族母语使用者的人口,也是前几年在新疆调研锡伯语口语使用情况时得到的数据。然而,在新疆的锡伯族除母语和汉语之外,还可以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突厥语族语言进行交流。结果,他们的口语词汇中除有汉语借词外,还有一些突厥语族语言借词。

(3) 鄂温克语作为排行第三位的人口使用的语言,同样处于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现在他们 3 万多一点的人口里,使用母语者或用母语进行交流的人也就在 65%—68% 之间。也就是说,使用母语的人口约在 2 万左右。而且,其中许多人的母语交流能力不断快速退化,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涌入的借词或外来语。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除了使用母语外,还使用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等民族语。或许正是这一缘故,在他们的语言里借入了不少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借词。尽管如此,鄂温克族母语使用者,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里还算不错。

(4) 鄂伦春语也已进入严重濒危状态,母语使用者不足百人。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人能够用比较简单的母语进行交流,但他们的母语交流中却使用着数量可观的汉语借词。再说,所谓使用母语的鄂伦春人整体上已进入老年化阶段,岁数一般都在 50 岁以上。不过,中青年人里,也有一些简单用母语能够交流的人。据不完全统计,鄂伦春族中使用母语者不足百人,或许比这还要少得多。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均使用汉语汉文,一部分人还可以用达斡尔语或蒙古语进行交流。

(5) 赫哲语的情况,跟满语基本上相一致,只有 60—70 岁左右或在此年龄段的一些老人会本民族语言之外,其他人几乎都失去了使用本母语的功能,他们在生活、劳动、工作中均用汉语汉文。我们的调研资料表明,赫哲族中懂本族语的老人不足十人。除此之外,也有一小部分讲汉语与母语的混合语,以及半懂或懂一点母语或只懂几句母语会话内容的赫哲族。毫无疑问,赫哲语已经进入严重濒危状态。

总而言之,满通古斯诸民族里使用母语者不足 4.5 万人口。其中,锡伯族使用母语人口约有 2.4 万人,从而母语使用人口方面在该语族语言里占据第一位;其次是鄂温克语,使用人口约在 2 万左右;再就是鄂

伦春语,使用人口不到百人;排行第四的是赫哲语和满语,使用母语人口均在10人以下;女真语已成为历史,现已没有人使用。另外,根据以上分析,就是这些母语使用者也都懂或精通汉语以及蒙古语、达斡尔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民族的某一两种语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使用人口急剧减少,加上其他民族语言的长期而强有力的影响,使他们的语言自然而然地成为濒危语言或严重濒危语言,语言中原来就有的本民族语词汇也变得越来越少。与此相反的是,在他们的语言里不断拥入的数量可观的借词系统。所有这些,给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搜集整理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和麻烦。幸亏笔者在过去的30多年里,对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开展田野调查和科研工作实践的中,搜集和整理了一定数量的第一手词汇资料。这也是笔者能够按照该项课题计划,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一对照词汇集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说实话,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20年期间搜集到的满语口语、赫哲语口语、鄂伦春语口语词汇资料显得弥足珍贵,为本课题的完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像鄂温克语及锡伯语口语词汇资料的田野搜集工作开始得比较早,同样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着手搜集鄂温克语及锡伯语口语词汇资料。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汇搜集整理工作尽管开始得比较早,但由于像满语及赫哲语等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严重濒危状态,他们的母语交流已锁定在特定环境、特定范围、特定条件、特定的老年人之间进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语言交流中,也得使用大量借词或在借词的协助下才能达到母语会话之目的。再说,鄂伦春族的母语交流也比满语与赫哲语好不了多少。他们开始大批量地丢失母语词汇,许多母语词汇记忆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清楚,取而代之的自然是数量可观的借词。相比之下,鄂温克语及锡伯语的使用状况要好一些。不过,伴随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内陆地区移民大量迁徙到他们生活的区域,以及在他们生活区域内的小学、中学内全范围地用汉语汉文授课等诸多因素,使本来就已变得很脆弱的民族语言雪上加霜,很快进入严重濒危或濒危状态。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对其语言的基本词汇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工作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与此相关,我们在进行词汇田野调查时,还面临了词汇结构、词汇系统、词汇内容有所不同而各有欠缺的情况。比如说,像满语口语、锡伯语及农区鄂温克语中虽然一定程度地保存了他们早期农业生产生活基本词汇,但有关采集业、狩猎业、畜牧业方面的词汇丢失得很多;像牧区鄂温克语里较好地保存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的词汇,然而将狩猎业与农业生产生活方面的词

语丢的也不少；生活在兴安岭林区的鄂伦春族和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有史以来经营的山林牧养驯鹿产业的完全衰落而使经营的附属性产业狩猎业和采集业生产活动也逐渐衰败。尽管如此，在他们的语言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早期狩猎业与采集业方面的词汇，不过草原畜牧业和农业方面的词汇十分贫乏；赫哲族是一个在三江流域从事传统渔业生产的民族，或者说他们是在江河上经营渔业的渔民。因而，他们的词汇里保存有弥足珍贵的寒温带早期渔业生产生活词汇，不过在山林狩猎业、草原畜牧业以及农业生产生活方面的词汇并不系统和完整。他们各自语言的词汇里出现的这些现象，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词汇比较意义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对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传统而基础词汇的全面搜集，以及相互间的词汇比较带来了不少问题。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搜集整理时，还发现这些语言进入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外来语言的影响不断加大，加上相互间的交往和交流变得十分少，甚至几乎没有了相互间的交往与交流，这使每一种语言原有的语音系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进而直接影响了他们共同保存的早期基本词汇的语音结构形式。比如说，对于“鸭子”一词，在他们的语言中就有 *nijəhə*（满语）、*ihə*（锡伯语）、*nihi*（鄂温克语）、*niikiɬən*（鄂伦春语）、*ŋəhi*（赫哲语）、*miəhə*（女真语）等说法。可以看出，该例词中无论元音还是辅音，甚至在音节结构方面都出现各自不同而不同程度的音变。也有的词，在说法上都出现了变化，各自具有了有所不同的表述形式。比如说，“果核”一词他们在各自语言里叫 *fa-ha*（满语）、*vah*（锡伯语）、*omo*（鄂温克语）、*ɬəmə*（鄂伦春语）、*us*（赫哲语）等。这其中，满语和锡伯语的实例在语音结构上相近，其他几种语言的说法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的差异直接关系着不同来源。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词不仅在语音或叫法上产生了区别性特征，同时已被某一语言所丢弃而使用借词的特殊情况。比如说，“旗长”一词，他们分别说成是 *gusai da*（满语）、*gusaida*（锡伯语）、*hofuda*（鄂温克语）、*ɬidʒan*（鄂伦春语与赫哲语），还如“莲花”*ɣu ilha*（满语）、*su ilha*（锡伯语）、*su ilga*（赫哲语）、*anar*（鄂温克语）、*lens*（鄂伦春语）等。在这两个词的词义的表述上，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词，满语用 *gusai da*（旗里的头）表示“旗长”，锡伯语中演化为粘着性的单词形式 *gusaida*，鄂温克语则说成是 *hofuda*，而在鄂伦春语与赫哲语中则使用汉语借词 *ɬidʒan*（qizhang）。表述第二个词“莲花”的概念时，除了使用 *ɣu ilha*（满语）、*su ilha*（锡伯语）、*su ilga*（赫哲语）、

anar (鄂温克语) 等语音结构形式上有所差异或完全不同的说法外, 鄂伦春语使用汉语借词 lens (lianzi) 来指含该词义。也就是说, 同样一个词,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里, 存在着分别由合成词、单词、借词甚至一句话来表述的现象。

不过, 话说回来, 经过长达 20 余年艰辛的田野调查获取的词汇资料内, 虽然存在以上提到的与语音结构、音变形式、词义内涵、语用特征、借代关系密切相联系诸多问题点之外,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语言内还有数量可观的共同使用的同根同源的基本词汇。例如,

词义	女真语	满语	锡伯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赫哲语
乌鸦	gaha	gaha	gahə/gah	gaaha	gaaki	gahi
虎	tasha	tasha	tash	tasug	tasaki	tasuga
脸	dərə	dərə	dər	dərəl	dərə	dərə
雪	imaŋgi	nimaŋgi	nimaŋ	imanda	imana	imanə
树	mo	moo	mo	moo	moo	mo
花	ilha	ilha	igga	ilga	ilga	ilha
首领	da	da	da	da	da	da
弓	bəri	bəri	bər	bər	bəri	bəri

以上例词, 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在基本词汇方面存在的共性。毫无疑问, 这给该语族语言的词汇实地调研和搜集整理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从而使该项工作显得更有意义和生命力。另外, 调研中还发现, 在他们的基本词汇里出现的一种现象是, 一些实例分别使用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满语支语言或通古斯语支语言。众所周知,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内分有满语支语言和通古斯语支语言。其中, 满语支语言内包括女真语、满语、锡伯语三种语言, 而通古斯语支语言里也包括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三种语言。或许正是这一同语族语言内被分类为两个不同分支语言的缘故, 在他们的基本词汇系统里确实存在对于同一个事物或动作行为用两种不同说法进行表述的现象。比如说:

词义	女真语	满语	锡伯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赫哲语
山	alin	alin	alin	ur	urə	urəkən
豺	dʒarhu	dʒarhu	dʒarhu	guree	kureel	gureel

季节	fowondo	forgon	forgon	əriŋ	ərin	ərin
水獭	haliun	hailun	hailun	ɕuəhiŋ	ɕuəhkin	ɕukun
现在	təə	tə	tə	əfi	əfi	əfi

以上实例中满语支语言的女真语、满语、锡伯语对于“山”、“豺”、“季节”、“水獭”、“现在”的叫法与通古斯语支语言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它们是属于不同历史来源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语族语言的基本词汇中对于有关事物的称呼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结构类型的词汇体系，一种是满语支语言内共同使用的词汇体系，另一种是通古斯语支语言中使用的词汇体系。与此相关，在我们所掌握的基本词汇中出现的还有一种现象是，同样属于两种不同说法的实例不是分别归属于两种不同语支语言，而是使用于满语支语言加赫哲语组成的语言领域，以及鄂温克语及鄂伦春语之中。也就是说，一些基本词汇的使用上女真语、满语、锡伯语、赫哲语保持了一致性，而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述。例如，

词义	女真语	满语	锡伯语	赫哲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蛇	məihə	məihə	məihə	məihə	holeŋ	kulin
黑	sahalian	sahalijan	sahalin	sahalin	honnoriŋ	koŋnorin
枕头	tirəku	ʈsirku	ʈsirku	tiriŋki	dəbbə	dərbu
面粉	ufa	ufa	uva	ufa	guril	gulin
男的	haha	haha	hahə	haha	nera	nira

以上对于“蛇”、“黑”、“枕头”、“面粉”、“男的”等叫法上满语支语言的女真语、满语、锡伯语以及通古斯语支语言的赫哲语完全使用了同根同源的相同词语，而通古斯语支语言的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也使用了只属于这两种语言的同一个说法。毋庸置疑，这些由不同语音构成的实例均属于不同来源。而且，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内，打破不同语支之间本应该有的界定，使用于跨语支语言的现象确实存在。或许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一些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专家，或者从事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提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分类中，把赫哲语划入满语支语言范畴，而将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划归于通古斯语支语言范围。结果，后来的词汇研究及其语法形态变化现象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赫哲语里与鄂温克语及鄂伦春语相同的成分，或者说相一致的因素要超出满

语支语言。我们这次搜集整理的词汇，也有力地证明了赫哲语应该归属于通古斯语支语言。

在这里，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由于女真语留下的词汇资料十分少，现有的极其有限的词语根本满足不了与其他几种语言词汇进行全面、完整、系统的比较。所以，本人起初搜集整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基本词汇时，没有打算将女真语极其有限的词汇拿出来与其他语言词汇做比较。后来，考虑到女真语词汇虽然不多，满足不了与其他五种语言词汇进行比较。但是，在女真语有限的词汇里，却保存有该语族语言早期的一些语音形式、语音结构特征，这对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语音演变现象的研究，及有关语音演变规律与原理的科学讨论均有特定的积极作用。由此，把那些有价值而语音结构方面较为清楚的女真语词汇与其他语言词汇一同放入表格中，与其他五种语言词汇一并比较。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女真语词汇在数量上出现的极不协调的空缺。在词汇表格内，许多时候见不到女真语的词例。更多的是，除了女真语之外的其他五种语言词汇的相互比较内容。在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五种语言词汇系统中，同样能够见到满语支语言的满语和锡伯语内共有的同源词，与通古斯语支语言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里共同使用的现象。换言之，除女真语之外的五种语言里，同样也存在满语支语言和通古斯语支语言分别使用各自不同的两种说法之现象。例如，

词义	满语	锡伯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赫哲语
水缸	aŋgara	aŋara	ʧaɦam	ʧaɦam	ʧaɦam
室内地面	falan	falən	iildə	iildə	ildə
耳垂	hoho	hoho	səjhə	səjkə	sujhə
蛆虫	jəjə	iji	uŋul	uŋul	uŋuli

显而易见，对于上面例举的“水缸”、“室内地面”、“耳垂”、“蛆虫”四个名词的语音形式方面，满语支语言的满语及锡伯语保持了相当高度的一致性，同样，通古斯语支语言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三种语言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同性。从而在这五种语言内形成了又一层面的两种不同的语用关系。而且，我们掌握的基本词汇里，与此相关的实例确实有不少。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本人所搜集到的除女真语以外的五种语言内，同样还有一定数量的基本词汇分别使用于以满语、锡伯语、赫哲语为界定的语言范畴，以及由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组成的

特定语言环境内。例如，

词义	满语	锡伯语	赫哲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冰穿子	bon	bon	boŋ	ʃaleer	ʃalin
脑子	fəhi	fiḥ	fəhi	iggi	irgi
泉	ʃəri	ʃəri	ʃirin	bular	bular
獐子	dorgon	dorgən	dorgon	əwəri	əwəri

上例又一次充分证明，在“冰穿子”、“脑子”、“泉”、“獐子”等的叫法上，赫哲语越过通古斯语支语言框定的使用范围，与满语支语言的满语及锡伯语保持了同根同源的表述形式。结果，通古斯语支语言特有的基本词汇，只使用于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事实上，我们的词汇系统内，类似的实例还有一些。另外，搜集整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时，还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他们的词汇系统中还有一些只使用于某一单个语言，却在语音形式和结构方面完全不同于其他几种语言共有的同源词的实例。比如说，女真语里把“河坝”叫 həki，而满通古斯语族其他语言均叫 dalan 或 dalan̄；满语将“驼色”称为 tāməri，满通古斯语族其他语言则称为 bor；“野鸡网”鄂温克语中说成 taawa，其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都说 algan 或 alga；对于“洪水”满语和锡伯语叫 bisan，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称 ʌjir，单单赫哲语叫做 mugdər；“走”鄂温克语说成是 huli- 或 ʌli-，然而满通古斯语族其他几种语言都说成是 jabu- 或 javə-。在他们的词汇里，类似实例并不很多，但很有特点和意义。所以，同样被收入到词汇系统内。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汇里，由于方言土语的不同而出现有关词义结构的异同现象。众所周知，满通古斯语族的每一种语言，依据各自富有的语音特征以及在语法关系和词汇方面的一些区别性特征，分别分出不同程度的方言土语。就以现存的满语口语来讲，作为已经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的语言，而且已成为只用十几个人使用的口语形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讨论方言差别的意义，其口语中更多地反映出个性化的语用特征。就从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的几位满族老人的口语使用情况来看，在他们的满语口语里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个性化了的区别性特征。对于现存满语口语词汇进行调查时，发音合作人之间由于语音、词汇、语法关系的有所不同而各持其见，甚至出现相互间的争论和指责。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满语口语，对方说的是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形成的不准确的满语

口语。其争论的焦点，不只是涉及该口语词汇的异同问题，还包括发音及其语法表述方面的内容。后来，经过反复多次的深度调研，才发现其口语中存在的一系列差异，或者说区别性特征，主要跟他们的历史来源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三家子满族村的三大姓氏的满族，是在不同历史年代由不同地区迁移到该村的，是属于不同方言社会、方言环境、方言背景的产物。可以说，他们间的方言区别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的出现，与他们之间不经常用母语进行交流有关，他们的母语只成为个别家庭或极其有限的特定环境下使用的语言。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仅仅是不到十人使用的满语口语中出现了个性化的一些区别性特征。再说了，三家子满族村的满语口语和黑龙江省泰来县的满语口语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方言土语的差异。甚至可以说，黑龙江省满语口语的差别，还与其他语言的强势影响有关。在他们的口语词汇里，有着数量十分庞大的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借词，这使我们的词汇调研遇到不少麻烦和问题。虽然在词汇调研时下了很大功夫，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最后的结局还是很不理想，所搜集到的是残缺不全而以借词为主的一些词汇。赫哲语的情况也是如此，该语言中除了有被学术界认同的奇楞话和赫真话区别之外，还有一些同严重濒危的语言现状密切相关的个性化了的异同现象。说到鄂伦春语的方言土语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语口语和黑龙江省的鄂伦春语口语之间。另外，鄂伦春自治旗的鄂伦春语口语及黑龙江省的鄂伦春语口语还跟扎兰屯市楠木鄂伦春民族乡的鄂伦春语口语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区别性特征，毫无疑问地同样体现在他们口语的词汇里。值得庆幸的是，本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对赫哲语和鄂伦春语进行拉网式田野调查，几乎走遍了赫哲族及鄂伦春族生活的所有村落，包括使用母语者的家庭，从而搜集整理到不同方言土语在内的数量相当可观的词汇资料。

现代锡伯语口语和鄂温克语口语中同样也存在着方言土语的差异。首先，谈谈锡伯语方言土语的区别性特征。依据锡伯族历史文献资料，现代锡伯语口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过来自满语和满语书面语、通古斯语支其他语言、蒙古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等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俄罗斯语等外来语言也有过一些影响。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干扰了锡伯族母语交流。我们知道，使用母语的锡伯族主要生活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该县的行政区划中，分有八个以乡镇为单位的锡伯族生活区。其中，第六、第一、第三乡是属于最早在该地区定居的锡伯族，第四乡是属于后来由第一和第三乡分离出来

的锡伯族,第二和第五乡是锡伯族同满族和鄂温克人的杂居区,第七乡和第八乡是后来的行政区划中形成的两个锡伯族生活区。我们的实地调研中掌握的第一手词汇资料充分证明,在他们的口语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性特征。比如说,对于“叔叔”、“话”、“雨”、“帽子”、“教师”、“饼”、“样子”、“离开”、“是”、“喜欢”、“何时”、“比我”、“比你”等概念的表述上,锡伯语口语中就有 *əʈə*、*gidzʊn*、*aha*、*mahəl*、*siv*、*əvən*、*arvun*、*otʃi*、*etiŋ*、*tiʈsi*、*ʈsihalə*、*minidəri*、*ʃinidəri* 以及 *aməʈə*、*qisun*、*aga*、*magəl*、*sif*、*əfən*、*arbut*、*ʈsiʈsi*、*uotʃi*、*ʈsiagalə*、*aitin*、*mindzi*、*ʃindzi* 两种说法。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说法在语音结构形式方面存在的有所不同的区别性特征。

不过,在鄂温克语里,方言土语的区别性特征表现得比较突出。而且,其方言主要分以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辉河地区鄂温克人使用的母语为核心的索伦鄂温克语,内蒙古陈巴尔虎旗莫日格勒河一带的鄂温克人使用的通古斯鄂温克语,以及生活在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河地区的鄂温克人使用的雅库特鄂温克语三大部分。其中,辉河地区的索伦鄂温克语也叫辉河方言或辉方言,莫日格勒地区的鄂温克人使用的通古斯鄂温克语也可以叫莫日格勒河方言或莫方言,将敖鲁古雅河一带鄂温克人使用的雅库特鄂温克语也有人称其为敖鲁古雅河方言或敖方言。鄂温克语里,除了这三大方言之外,还有杜拉尔土语、讷河土语、巴音查干土语、伊敏土语等。相比之下,辉方言和莫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太大,这两个方言区的人可以用彼此熟悉的鄂温克语口语进行对话,但也时常遇到语言交流的障碍。他们用母语交流时,遇到困难就会使用作为第二个交流工具的蒙古语,或使用第三种交流工具的汉语等来解决语言交流障碍。鄂温克语方言间区别性特征较为显著的是,辉方言与敖方言以及莫方言同敖方言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说,使用敖方言的鄂温克人同辉方言和莫方言的鄂温克人,进行完全意义上的母语交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往往要借助第二种共同语,或第三种共同语才能达到理想对话的境界。不过,他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后,并掌握彼此口语的区别性特征的前提下,就可以用彼此熟悉的母语口语进行交流。由于鄂温克语的其他土语均属于辉方言,所以这些土语之间只存在一些小的差异,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另外,鄂温克语的方言土语差别,特别是方言间存在的差异关系到语音、语法、词汇等方方面面。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在语音方面出现的区别性特征。其次,在词汇方面也较突出。因为,在辉方言和莫方言里,那些传统的狩猎用语,以及寒

温带或温寒带森林生产生活用语基本上都不使用了,而在敖方言里这些词汇却属于日常语言交流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另外,辉方言中使用的农业生产生活用语,在莫方言或敖方言内很少被使用,或者说基本上不使用。所以说,鄂温克语方言中词汇方面的差异也较为明显。

实施这一十分艰难的学术工程时,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在前面刚刚提到的那样,对于同一个概念或同一个事物的表述上,不仅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不同语言内有不同的语音表现形式,甚至在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土语中也会出现语音结构形式上有所不同的现象。比如说,女真语的 *ɣala/gala* “手”、*ifi-/ifi-* “到”,满语的 *ənəŋgi/ənəŋi* “今天”、*siŋgija-/siŋia-* “酸麻”,锡伯语的 *anija/ania* “大年”、*iṣə/istə* “右”,鄂温克语的 *huli-/uli-* “走”、*iŋi-/iŋi-* “背”、*dursu/dursu* “容貌”,鄂伦春语的 *məwən/məwən* “银子”、*kəkə/kəkə* “猫”、*dəl/dələn* “马鬃”,赫哲语的 *onio/orŋo* “母狗”、*hajakta/haikta* “靰鞡草”、*təti/tərgəbfi* “衣服”,等等。这些在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土语或不同文献资料里出现的有所不同的说法,对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基本词汇的全面把握和了解有一定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进行词汇搜集整理时,还遇到同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土语内,对于某一事物的称呼上使用完全不同说法的现象。比如说,女真语的 *alawa/həsə* “敕令”、*ərin/hafin/fowondo* “季节”、*mari-/bədərə-* “返回”,满语的 *dogon/darun* “渡口”、*ṣorho/dəbərən* “小鸡”,锡伯语的 *əjun/gəhə* “姐姐”、*hashu/ṣolho* “左”,鄂温克语的 *ḡaha/jəmə* “事物”、*tamnan/manaŋ* “雾”,*əfiḡtə/ḡahile* “鱼鳞”、*jar/gawa/gar* “裂口”、*həmən/huḡum/huḡḡim/ajiggo* “音乐”,鄂伦春语的 *səubfi/garma* “稀毛皮衣”、*arda/torgo* “半岁的小猪”、*so-ko/filgi* “蛋清”,赫哲语的 *ilan/kəŋkin* “光”、*daram/ŋəŋoli* “腰”、*iigə/gujan* “角”、*sohə/filgi* “蛋清”等等。以上实例的出现,自然和他们语言及其方言土语词汇的丰富多样有关,同时也和不同方言土语间隔的时空距离过大,相互间很少交往和接触,各自受不同语言的强有力影响,以及与这些语言已经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等密切相关。将这些词语,包括不同方言土语中的一些特殊而很有价值的说法一并收入该词汇集里,目的就是为更好、更多、更全面地搜集和保存他们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的基本词汇。另外,在该词汇集里,也收入了一部分合成词,在我们看来这些合成词可能是比较晚期的产物,并不属于他们早期的基本词汇。不过,伴随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合成词变得越来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广、使用率也变得越来越高的,现已成为他们词汇系统中不可缺

少的组成内容。比如说，女真语的 *haha ɕui* “男孩”、*nama gida* “短扎抢”等。我们掌握的词汇资料充分表明，现有的极其有限的女真语词汇内合成词并不多见，要比其他几种语言的合成词少得多。那么，像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中的合成词出现的概率和使用率都要高一些。请看下表：

语言 词义	满 语	锡 伯 语	鄂温克语 ¹	鄂伦春语	赫 哲 语
满族人	<i>mandžu nijalma</i>	<i>mandžu nan</i>	<i>mandɕi bəj</i>	<i>mandɕi bəjə</i>	<i>mandžu ɲo</i>
元 旦	<i>anija inəŋgi</i>	<i>ani inəŋ</i>	<i>ikkin ɤne</i>	<i>irkəkin ani</i>	<i>ifjə ani</i>
人行道	<i>nijalmai dzugun</i>	<i>nani dzogun</i>	<i>bəj ɤlir təggə</i>	<i>bəjəni okto</i>	<i>ɲoni hokto</i>
大 学	<i>amba tatɕiku</i>	<i>amba tatɕiku</i>	<i>əddug tasug</i>	<i>əgdəŋə tatɕiku</i>	<i>sagdi tatiku</i>
外 国	<i>tulərgi gurun</i>	<i>tulhi gurun</i>	<i>təlɡə ɡurəŋ</i>	<i>təlɣə ɡurən</i>	<i>tulirgi gurun</i>
车 站	<i>sədzən ba</i>	<i>sədzən ba</i>	<i>təggəəni bog</i>	<i>tərgəni bog</i>	<i>səɕəni ba</i>

可以看出，这些合成词所表现出的都应该都是比较晚期的说法或新词语概念。但是，它们均有相当高的使用率，从而成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且，合成词的不断增多，给他们语言词汇的发展和丰富发挥着积极推动作用。事实上，在搜集整理他们的词汇时，所搜集到的合成词要比在该词汇集中收入的数量多得多。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汇集中，也收入了个别特殊的借词。因为，这些借词已经成为他们语言交流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从而完全融入到他们的语言和词汇系统。其中，多数属于早期借词。比如说，

语言 词义	满 语	锡伯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赫哲语
茶	<i>ɕai</i>	<i>ɕai</i>	<i>se</i>	<i>ɕaj</i>	<i>ɕaj</i>
木 匠	<i>mudɕijan</i>	<i>mudzan</i>	<i>moɕaŋ</i>	<i>mudɕan</i>	<i>mudɕan</i>
铺 子	<i>pusəli</i>	<i>pus</i>	<i>pəus</i>	<i>pəus</i>	<i>pus</i>
菩 萨	<i>fusa/pusa</i>	<i>fusa/pusa</i>	<i>pusa</i>	<i>pusa</i>	<i>fusa</i>
醋	<i>su</i>	<i>su</i>	<i>ɕu</i>	<i>ɕu</i>	<i>ɕu</i>
坎 肩	<i>kandɕijal</i>	<i>kandzal</i>	<i>handɕal</i>	<i>kandɕal</i>	<i>handɕal</i>

除了以上列举的汉语早期借词之外,还有一些现代汉语借词。这部分借词虽然被借用的历史不算太早,但使用率要比早期借词高,涉及面也要比早期借词广泛。尤其是,对于严重濒危语言来讲,新借入的汉语词语在他们的词汇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下表中列举几个常用的现代汉语借词。

语言 词义	满 语	锡伯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	赫哲语
宪 法	sijanfa	sanfa	ʃempa	ʃenfa	ʃenfa
主 席	dzusi	dzuʃi	ɕʊʃi	ɕʊʃi	ɕʊʃi
公共汽车	alban ʧitʃə	alban ʧitʃə	paas	paas	paas
篮 球	lantʃiu	lantʃiu	lanʃuul	lanʃuul	lanʃu
啤 酒	pidzu	pidzu	piɕʊ	piɕʊ	piɕʊ
咖 啡	kafəi	kafəi	kafəj	kafəj	kafəi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汇里不只是有汉语借词,同时也有一些蒙古语族语言及突厥语族语言,乃至早期借入的俄语词语等。就如前面所说,这些借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于他们语言词汇的发展及其语言使用和交流均发挥过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濒危的语言来讲,包括那些即将进入严重濒危的语言,汉语借词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不过,在该词汇集里,只是把那些极其重要的个别汉语借词列入其中。再说,由于女真语词汇资料非常有限,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汉语或蒙古语早期借词,但很难与其他五种语言的借词相提并论,所以就省去了将其拿出来与其他语言借词共同分析讨论。

总而言之,这本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集里收入的五千余条词汇中名词占绝大多数,名词里动植物名词、自然现象名词、生产生活名词等十分丰富。其次是,动词和形容词,还有一部分代词、数词、副词以及一小部分感叹词、连词、后置词等。特别可贵的是,该词汇集里还收入相当数量的量词。这一点是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语言里有如此多的量词,并使用到今天。

不论怎么说,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的搜集整理和相互比较,对于他们濒危或严重濒危语言词汇资料的抢救和保护,对于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通古斯诸民族语言词源研究、词汇研究、构词研究,甚至对于他们的语音研究、语义研究、语言历史与变迁研究、语言接触与语言影响